

## 虛無主義對抗傳統主義 ——論宋澤萊〈弱小民族〉的哲學思想

歐崇敬\*

### 摘要

〈弱小民族〉<sup>1</sup>是一九八三年宋澤萊在自立晚報發表的作品，這時的宋澤萊大約四十二歲，其哲學思想已經相對的成熟。這篇的小說手法，運用的是象徵主義跟相對主義的融合，並且一定程度上運用了虛無主義來對抗傳統主義。這裡的傳統主義代表主要是指「儒家」，但又歸結到基督宗教的世界中。實質上內容描寫一個觀念的世界照應在現實世界上，討論理性自我和感性自我之間的問題，文中所有的角色都代表紛亂的自我世界中的感性自我，而理性自我的部分則是「弱小」的民族。但是當理性和感性自我對話的時候，強大的感性又變成是弱小的自我，所以彼此之間是一種辯證的關係。換句話說，表面上看是弱小的理性，事實上也可以是強大的；但當所有的感性連結起來的時候，理性就又變成弱小的。從這些角度來說，這篇小說是典型超現實的後現代書寫作品。

關鍵字：宋澤萊、弱小民族、虛無主義、傳統主義、台灣文學

---

\* 南華大學世界中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南方華人學派執行長

<sup>1</sup> 本篇作品首次發表於一九八三年八月〈自立晚報〉副刊。本文引用版本為：宋澤萊（1987）。《弱小民族》，前衛，第97-171頁。

---

## Nihilism Resistance Traditionalism—Discusses the Philosophy Thought of Song Zelai's "Small and Weak Nationality"

Chung-Ching Ou

### Abstract

"Small and Weak Nationality" was the Ze-lai Song's novel, this work publishes in 1983. Then Ze-lai Song about 42 years old, had the mature philosophy thought. This novel is a fusion of symbolism with relativism, and also utilized the nihilism to resist the traditionalism. In the novel traditionalism mainly refers to "the Confucian school", but extend "the Christ religion" world.

This novel essence described an idea world to echo the real world, and discussion rationality of aseity and perception of aseity. In the article all roles all represent perception of aseity, but the rationality of aseity part is "the small and weak nationality". But when the rationality and the perception oneself converse, the formidable perception also turns is small and weak, therefore forms one kind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

In other words, on the surface looks like is "small and weak rational", in fact also may be formidable. But when all perceptions link time, the rationality turns small and weakly. This novel is the literary work of Post-modernism.

Keyword: Ze-lai Song, "Small and weak nationality", nihilism, traditionalism, Taiwanese literature

## 虛無主義對抗傳統主義 ——論宋澤萊〈弱小民族〉的哲學思想

歐崇敬

### 一、前言

〈弱小民族〉<sup>2</sup>是台灣重要作家宋澤萊一九八三年在自立晚報發表的作品，在小說的一開始，作者宋澤萊就提出了兩個哲學命題，第一個是：一個人的生存究竟應該採用什麼方式？這是一個「存有學」的問題。第二個命題是：人要怎麼活著才算愉快呢？這則是哲學上「快樂主義」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作者於文中回答：

到現在我還沒有確定的答案，而且我們很難決定人生的目的，我希望你能告訴我。<sup>3</sup>

在哲學的討論中，這裡的「人」或「我」指的是理性世界的自我思考；人生應該用什麼方式存在？怎麼活才會愉快？怎麼活才會幸福？這些問題都沒有標準的答案。

本篇小說一開始就嘗試對哲學的命題提出解答，第一段說：「人生是用來追尋快樂的。」<sup>4</sup>可是馬上又用另外一個虛擬的自我提出了反駁：「人生是用於服務的，人生是用來獲得名譽的，人生是用於咒罵的，人生只是噩夢一場。」<sup>5</sup>

作者用接連敘述的寫法，開門見山地告訴讀者，這些問題的答案都能輕易被否定，明顯地表現出「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立場。但是事實上，宋澤萊也非全然的採用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立場，因為小說中又運用了「基督耶穌」的敘事，小說中說：

洪水沒有來以前，人照樣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入方舟那一天，他們糊裡

---

2 本篇作品首次發表於一九八三年八月〈自立晚報〉副刊。本文引用版本為：宋澤萊（1987）。《弱小民族》，前衛，第97-171頁。

3 同註一，第97頁。

4 同註一，第九十七頁第三行。

5 同註一，第九十七頁第七行。

糊塗，洪水來了，把他們都沖走。<sup>6</sup>

這裡的「他們」當然就是指感性世界、慾望世界，這種的自我被沖走了。接著又說，「聰明的人不要為自己的人生立標竿，最好不要替自己臨摹一幅畫」<sup>7</sup>。換言之，這句話指出人們除了掃除感性世界的享樂以外，沒有辦法確立或模式化的意義世界。這告訴讀者，不要為自己模式化、典範化，不要為自己事先定格。每個人的理性運用應該是自由的，人的存在是自由的，而不應永遠確定陷落在某一個感性的世界，不過小說中又說了句耐人尋味的話語：「可是儘管如此，別人卻為我畫了一幅相。」

所以，在宋澤萊〈弱小民族〉中說明了，因為空間結構的關係，人的感性世界必然會表現出種種的樣貌，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讀者，任何一個觀看者，任何一個自己，都會在時空中存在，人在這個空間存在就有自己的命運發展，這個命運發展對於別人來說，就會出現一個意義，但這個別人所賦予的意義對於自己來說，是不是能夠等同於自己的定義，未必盡然，但這意義圖像總會出現，人永遠沒有辦法避免在空間出現意義的事實。所以，這個故事正是「別人為理性所畫的那幅相」，作者宋澤萊透過六個故事段落來拼湊出「理性所畫之相」的世界。

## 二、六個「理性所畫之相」的世界

由下列六個段落組成之〈弱小民族〉可看出宋澤萊是一個非常重視結構性的小說家，擅長於用小說來呈現思想。

### 1. 第一段落

第一段落是主角和三個過去學生的對話，這三個學生給主角取的綽號是「弱小子」。小說中進入到實際的空間跟職務：「我在一個小鎮裡教書，在七年前，我教導過一個班級，他們已經畢業。」<sup>8</sup>這個理性的我在自訴，然後告訴讀者自己所處的空間是在一個小鎮（鹿港），教書是他的職務，接著就開始導入時間的序列，而且用了基督教中深具意義的數字「七」技術性地進入故事中。運用「學生」

6 同註一，第九十七頁第八行。

7 同註一，第九十七頁倒數第二行。

8 同註一，第九十八頁第一行。

來挑戰的老師，說明強勢者最後也一樣會變成弱小民族，也一樣會被否定。

故事中三個主要配角的名字分別是李福泰、施炳雄、林彬，筆者認為李福泰所代表的是嚮往物質世界的一個感性需求，「福」、「泰」兩個字暗示了慾望的追求與需求；林彬代表的是一個不斷地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只追求利益而不管道德的一個代表人物；施炳雄就代表犧牲原來傳統價值，而去追求新資本化感性世界的欲望者。

宋澤萊在這之中點明了很多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家破人亡，或者失去了原有的價值概念，於是人們很容易從資本主義的欲望世界中醒來，而了解到一切都是虛空。所以又回到最開頭的問題，人為什麼要活著？如何才可以使自己快樂？如果又回到故事中的一個小鎮作為起點，從理性角度去思考，人一生所需要的其實並不需要那麼多物質。代表感性需求的「李福泰」，總是沉迷於慾望之中，沉淪於兩性之間的欲望，永不悔恨。

## 2. 第二段落

第二段落是主角與青商會成員李俊的對話，在這個段落裡，主角被稱為「廢人」。此各段落中，提出哲學的內容來提醒世人，如：數學原理、哲學論文集、邏輯原子論<sup>9</sup>，乃至於提出黑格爾的「形上學」<sup>10</sup>，或者是反對「形上學」<sup>11</sup>的羅素概念。作者透過小說告訴讀者傳統的形上學、邏輯原子論的反形上學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所以宋氏用小說嘲笑了哲學解決問題的有效性，並且更進一步說明了人們被慾望束縛的結果，同時嘲笑了享樂主義者、嘲笑了以男性為中心主義的感官世界，這些價值觀通通被宋氏推翻。

## 3. 第三段落

第三段落的對話人物是個獸醫，是一個希特勒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尼采專家<sup>12</sup>，他稱主角為「病蟲」。

「他認為我的弱小是對生物理論的反諷，他常告訴我，有一天他會『除掉我』，他認

9 同註一，第 111 頁倒數第五行。

10 同註一，第 110 頁最後一行。

11 同註一，第 110 頁倒數第四行。

12 同註一，第 114 頁到 115 頁。

我的生存沒有意義。」<sup>13</sup>

宋氏把希特勒、尼采樹立為權威主義的來源。筆者認為用希特勒代表威權是毫無爭議的，但是尼采同時是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和存在主義的重要先驅，並不能完全等同於希特勒主義，所以小說中的界定是有問題的。不過，在這篇小說因為對於尼采的型塑有這樣的需求。又例如文中透過達爾文來說明物競天擇的感性世界需求。所以，故事表達出權威主義家「物競天擇」這類的感性思維需求，讓人們面對一種強大的挑戰，但是若理性世界可以征服的話，物競天擇和權威主義又會轉為弱小。

故事中說：「有一天，人們會發現尼采和希特勒會復活，那時像你這樣的人首先就要除掉。」<sup>14</sup>也就是要除掉「弱小民族」，除掉這些不接受所謂征服意志的觀念的人。而故事的最後詹雄向老師提出了援助，所以故事在嘲笑所謂強力意志或為利益意志主義者可以征服一切的信徒，這強調某一區塊的感性和意志連結的信徒們根本沒有辦法有效解決生活的所有問題，所以這種信念表面上強大，事實上遇到現實問題的時候，又立即被擊倒成為弱小的，於是「理性」相對又佔上風了，變成感性所需求的、所要求救的對象，這篇小說中就一連擊倒了好幾位感性的信仰者。

#### 4.第四段落

第四段落的對話主角是一名貌美的風塵女讀者，他稱呼主角為「小宋」。

「我相信，公開在太陽底下的浴場是女人的專利，褐黑健美、青春活力。所有的男人在陽光下只能暴露他們的弱點，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尤其滑稽，」

<sup>15</sup>

這裡宋氏運用肉體的愛慾來做為一種強大、進而壓倒理性思辨的力量：「亞當是從夏娃的大腿內跑出來的，聖經卻說夏娃是從亞當的肋骨製造出來的，違反生理學的話全都出於男人尊口。」<sup>16</sup>用感性愛慾世界去挑戰理性，挑戰基督宗教，

13 同註一，第 115 頁第一行。

14 同註一，第 118 頁的倒數第四行。

15 同註一，第 127 頁第一行。

16 同註一，第 127 頁。

但是很明顯的又沒辦法完全支撐下去。

「你為什麼那麼緊張？我認為你是精神病患。你幹嘛要這麼顧忌呢？你在搞什麼鬼主義呢？你禁慾、自閉、不敢面對現實，你還能活多久？」<sup>17</sup>

這是在挑戰理性主義，認為理性主義根本就是精神病患。小說又說「不要同情我。我看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全天下男人一個樣，你怎麼安頓我？」<sup>18</sup>從此觀之，主角自己也陷入了虛無主義，沒有真的打敗理性立場，他打擊的只是一個稻草人，打擊的只是自己，故事的最後主角並沒有理出頭緒，也沒有走出囚困的世界，故事還是朝傳統發展。

#### 5.第五段落

「我的教友王半山要把我打入地獄，因為我也許用了弱小而矮化了宗教。……因為在一切的教徒中從沒有人像我一般地半死不活。」<sup>19</sup>

教徒們稱主角為「鴛掘」，意味著毀教者。從這裡可發現這篇小說所討論的宗教問題，「王半山」是一個象徵名詞，從此可證明這絕對不是一篇寫實主義的小說，而是超現實主義的。「半死不活」、「打入地獄」、「用弱小矮化了宗教」等等字眼所代表的是宗教非純粹理性，而某種程度上是存在於感性世界的。

王半山一直在批判謗佛者「鴛掘」，他認為鴛掘有一天醒來的時候會掉入刀山油鍋之中。故事中，宋氏暗示了這篇故事和佛學的關係：「你居然可以不希望佛會給你一切，只因了你的弱小，不勤於祈求信奉。」<sup>20</sup>再看到整篇小說的第五個段落，也提到了「臨濟」，這其實是在暗示「無位真人」，理性只是無位真人的理性。臨濟宗中的佛法中直指「見佛殺佛，見六親殺六親」，所以修行時不打坐、不念佛，臨濟宗後來傳流到台灣，可以佛光山為最大的代表。所以宋氏拒絕繼承禪宗的發展，對抗屬於淨土宗的世界。

「結果你像一只耗子，既道貧又財窮。我們是人，會想望，只是想好與想壞而已，你卻持臨濟的看法說好壞都是戲論，或說有想望就是壞，你是萬

17 同註一，第 138 頁。

18 同註一，第 138 頁。

19 同註一，第 138 頁最後一行。

20 同註一，第 142 頁第五行。

事缺乏定見的人。」<sup>21</sup>

所以，從中可發現，宋氏指陳「臨濟宗」缺乏定見、無常心。接下來的問句是：「你相信天堂和極樂世界嗎？」當故事中的老師回答就「什麼是天堂？什麼是極樂？」時，就隱然透露出作者不相信天堂、不相信極樂。所以透過這篇小說，宋氏用五位真人打穿這個問句，結果對方的回答竟是：「真是走火入魔阿！我以為你已成魔，走火入魔的人不知道走火入魔，最後他就成為一個無知者，你很無知。」所以故事從此作了判定，五位真人被感性世界判定認為是無知的。

在小說中，主角見了一名十五、六歲，卻貧窮、癱瘓瀕死的小孩阿毅。之後教友王半山：「要回去了嗎？驚掘，阿毅有沒有使你分裂成兩個人呢？你還慚愧嗎？為什麼不歇歇你的筆呢？」<sup>22</sup>也就表達了，真人經不經得起現實外在世界的挑戰。這時候作者開始對自己自我反嘲了，不是用感性世界來反嘲自己，而是用自己內部的邏輯來自我嘲諷：「有就是無，無就是有，停筆就是不停筆，不停筆就是停筆，撕裂就是合一，合一就是撕裂。」<sup>23</sup>這句話事實上是在嘲諷臨濟，也就是以臨濟否定臨濟，王半山最後說：「你的那套把戲我已經摸透了，再見。」<sup>24</sup>這句話在訴說作者自己和自己說再見。

## 6.第六段落

作者故事在第五個段落和自己說了再見後，第六段就是重要的高潮了，能不能有效的和自己說再見呢？在第五段中，作者和臨濟的法門沒辦法再持續下去，已經產生了決裂，那麼少數弱小到底又是誰呢？誰又取代了真人呢？

第六段中，是主角與自己姑丈的交往過程，姑丈總是稱主角為「白活」。

「為什麼要考大學？」姑丈說：「你是不明世間真相的人嗎？幹嘛要搞這種莫名的玩藝！你以為大學是什麼？能給你名譽嗎？能叫你長高幾寸幾分嗎？你這麼矮小而柔弱，難道你沒有看出來，文憑只會給你難堪。根本是多餘！」<sup>25</sup>

這又是一個哲學命題，即「虛無主義」。在這裡作者把「弱小」玩弄到更高

21 同註一，第 142 頁第六行。

22 同註一，第 152 頁第七行。

23 同註一，第 152 頁第九行。

24 同註一，第五段倒數第五行。

25 同註一，第 154 頁。

的層次，把肉體的形式和抽象完全結合在一起，是一個很高明的手法。第六段落出現了現實主義者來和傳統主義對抗，而主角並沒有真的超越，而只是在批判一切的表相世界，批判著現實主義，使得現實主義或任何感官對於現實的需求也都完全站不住腳，現實主義嘲笑純粹理性是弱小的，但結果現實也一樣是弱小。

「你想用一支筆、一張稿紙瞞天過海。我問你，你的目的何在？興趣？喝酒賭博也是興趣。你是在謀殺青春。」<sup>26</sup>

在現實主義的眼光之下，藝術興趣和欲望興趣完全被劃等號，混為一談，沒有辦法區分品味的世界，也沒有辦法區分理性旨趣和感性慾望呈現，在這裡作者已經對現實主義做了一個深切的批判。

姑丈說：聽說有人評你的文章，他們說你很為鄉人說話。如果你替有靠山的人說話，我或許要敬你三分，但你替那些螞蟻說話，螞蟻為什麼要你說話？你在滿足空洞的憐憫心，為什麼你不憐憫你自己。<sup>27</sup>

這個對話乃在於否定普羅大眾存在的價值。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說，普羅大眾缺乏存在的價值，乃是經常為處於唯獨有權、有勢者才是現實的。「螞蟻為什麼要你說話？」是在批判普羅大眾之於現實也是不存在的，所以為不存在的普羅大眾說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並且也批判純粹理性的正義和道德只是一種憐憫心的自我滿足罷了，普羅的存在根本不值一顧。作者表達了純粹理性是缺乏慾望、缺乏現實性的內涵，他需要被同情，於是慾望的強大就開始發聲了。

「我現在終於懂了，你是逃避在地洞的人，沒有生存能力，只用文章來疏散自己的鬱悶。有一天你會理解，你只是一只可憐蟲。」<sup>28</sup>

純粹理性是一個暗無天日的存在，沒有生存能力。欲望世界是感性的世界才有生存能力，這是現實主義對純粹理性理念最無情的批判。

「中古哲學」就是經院哲學、士林哲學，也是基督教神學的哲學，不管有多麼高深、抽象的學位，在宋代筆下都只是被變賣做為薪水的媒介而已。

26 同註一，第 162 頁。

27 同註一，第 163 頁。

28 同註一，第 164 頁第一行。

「但我知道你會諷刺我幼稚。可是誰才是幼稚呢？弱小的人才幼稚。」<sup>29</sup>

在此「弱小民族」的意向又再次出現，接下來欲望的角色來為人生作定義，他說，「人有追求更美好的天堂的權利，人在世上的目的就是一再超離卑賤微小，否則活著幹麻？我為你覺得羞恥，」<sup>30</sup>，這定義當然是欲望定義，也就是拒絕弱小，作者透過弱小的象徵和辯證關係，讓大家去清楚思考，小說一開始就告訴大家，不要為自己去畫一幅相，但是別人仍然會為你做限定的框架。所以這篇小說透過六個段落的書寫，描繪出他人對自己所做的限定，也就是為理性世界做限定。

「你自以為什麼呢？要當台灣的巴斯特納克嗎？」<sup>31</sup>巴斯特納克是俄國的作家，最著名的著作是《齊瓦哥醫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巴斯特納克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寧願被囚禁在俄國，也要守護著祖國俄國，不願意被流放者。這樣對土地的認同者，被現實主義批判，並且最後用耶穌的話語來嘲笑他。換言之，從現實主義者角度來說，就連耶穌、神學的所有語言都被現實借用來反諷理想主義者，反諷純粹理性的保有者，並且引此來自以為壯大，但是我們可以從第六段的描寫看出，其實是不斷地自我微小，不斷地自我否定的。

### 三、結語

最後，歷經了主角與眾人的對話，小說筆法又回到很浪漫的筆調中：

有時，我靜靜的想，世界真奇妙，我的朋友更奇妙，我自己也很奇妙。

32

這裡的「我」還是指理性的我，指所有的感性世界跟現實慾望的世界，這是在自我反觀。從佛學來說，就是「自證分<sup>33</sup>的我」面對「證自證分<sup>34</sup>的我」的一個自我反芻的過程。小說中說：「常常我不能判斷我要採取什麼方式來存活，但朋

29 同註一，第 169 頁第三段。

30 同註一，第 169 頁。

31 同註一，第 169 頁倒數第三行

32 同註一，第 170 頁第四行。

33 佛教的唯識學提到四分：見分、相分、自證分及證自證分。「自證分」指本心的性用，也是指腦中的認知。

34 是體空的根本，對外塵境的認知過程，是自身產生這些基本的功用，也就是左右腦互相互相說服的過程。

友一眼望穿我是最柔弱不堪的存在，最後我也確認我是弱小者。」<sup>35</sup>因此，可以知道自證分並沒有辦法決定存在的意義，理性也好，自證分也好，都是個柔弱不堪的存在。正自證分的結果宣告「自證分也是一個柔弱者」。

「常常我不能判斷我要採取什麼方式來存活，但朋友一眼望穿我是最柔弱不堪的存在，最後我也確認我是弱小者，我多麼卑怯地在注視著周遭阿，」<sup>36</sup>這個悲怯是在自證分的角度裡面去面對所有的感性世界、慾望世界。

接著從理念的世界回到現實的人間：「我窩居在小鎮，對一切幾乎失去了勇氣，我曾經幻想也許有一天我要變成大力士把人間的不義除去，」<sup>37</sup>在這裡「自證分」想要擴大自己，變成尼采所提出的「強力意志」概念，尼采的強力意志是要把人間所有的壞東西剷除掉，自我就變得巨大了。「但事實上做不到，一切事與願違。」就連尼采自己不但沒做到，反而精神失常了。

「我企盼我們的兄弟要有道德，但到處互相凶殺，先屠殺動物而後殺人，我企盼我們的男孩和女孩要有信任，但到處欺罔強姦。……我希望我們的嘴巴要直著說話，但謊言遮天」<sup>38</sup>這裡所指的兄弟就是所有感性、感官欲望的世界必須依道德進行，不能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作者所要闡明的不只是男性和女性的關係，事實上是泛指所有的陰性和陽性之間的錯亂和錯位。這句話表現出作者所追尋的正義，但是故事中卻提出批判。

接著作者開始敘述自己人生的生命態度：「去年夏天我對一切失望，只因強者愈來愈多，我的靈魂響動一種悲情的顫律，空氣也展開一種莫名的音籟，我猜想，大限之日恐怕近了，立即想到落葉歸根，打點行李，回到故居。」<sup>39</sup>作者認為慾望世界、資本主義世界已經鋪天蓋地地環繞著理性世界，環繞著純粹觀念的世界，並且作者說出自己的感受。

「我寫了遺書藏在日記裡，然後走進童年就有的茂密苦楝林，」<sup>40</sup>這是回到

35 同註一，第 170 頁第七段落之第二行。

36 同註一，第 170 頁第七段落之第三行。

37 同註一，第 170 頁倒數第五行。

38 同註一，第 170 頁倒數第三行。

39 同註一，第 170 頁倒數第三行。

40 同註一，第 170 頁最後一行。

反求諸己之意，也就是返回本心的意思。這份遺書是指自證分的世界想要返回超越世界。他記在自己的「相分」之中，要去追尋那個童年，找到更可靠的資源來進入一個超越界，或者說進入一個涅槃的世界。這個「苦」當然是象徵用佛陀世界裡面的苦的世界，如果能夠返回一個苦棟林的話，當然是一個特殊的超越界。

在黃白的小花和綠葉下，我跌坐下來，用神祕術企圖進入圓寂。試了五天，但都功虧一簣，第六天放棄了。<sup>41</sup>

這裡作者的確希望進到一個涅槃的世界，和涅槃合一。他用前面的六段小說代表他和「魔」對話的考驗和象徵，所以這篇小說是一個典型的象徵主義的小說。但是第六天放棄了，也象徵著放棄和現實主義的對抗。

「我沿著故鄉的燈籠花小徑走著，偷偷地拭淚。」作者在自己心靈的故鄉和自己的自證分的世界裡面偷偷的自我飲泣，可是終究下了一個具有高度禪意的結論，運用禪的同音字「蟬」，來描繪這種大覺醒、大光明的頓悟世界。他說：

那時夏蟬高叫，慢慢地我心平靜，發現鄉景剎那間耀眼亮麗，我的生命彷彿又遇過了一個界次，在無窮的光音中緩緩飛翔。<sup>42</sup>

所以幾乎就進入無窮的世界、真人的世界、逍遙的世界。在此，人已經超越了現實的生命的結構，超越了命運的結構，真正了解存在的真諦：

我想起在更早時曾擬下的偷生原則，偷生原則就是在此岸活著的原則，也許我還可以照著那原則活下去：

歡笑存於眼淚，  
收穫成於秋殺，  
至美生於愛心，  
堅強蘊於柔弱。<sup>43</sup>

弱小民族才是最堅強的，弱小民族才是真正的無位真人，才是可以證得佛果的，他終究把佛的世界和基督耶穌的世界兩者合一：「至美生於愛心，耶穌強調的愛和天媿的大美也合一」；這裡作者融入莊子〈逍遙遊〉，所以收穫成於秋殺，

41 同註一，第 171 頁第二行。

42 同註一，第 171 頁第三行。

43 同註一，第 171 頁最末段。

---

一切大美、大愛的欣賞，柔弱勝於剛強，老子、莊子、佛陀和耶穌的精神都收於至美的世界，所有慾望、所有紛亂的感性世界都收納在被正自證分和自證分聯手照射在理念世界之外，人自我的本性呈現終極的收穫，這些收透過無數的眼淚，才可以換來真誠的歡笑。

我們可以把〈弱小民族〉看作是小說家宋澤萊頓悟的一篇關鍵小說，也是宋氏思想轉趨成熟的一篇關鍵小說，由於有這篇小說，之後才能夠創作出如《熱帶魔界》、《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等重要作品的呈現。

